



汪鈍翁本傳

汪鈍翁

本傳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鈍翁晚居堯峰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奉母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北城於京兆九劇號難治琬當官不畏強禦多惠政大著聲跡滿漢大臣有斂手避之者簿書雜冗裁決如流朝士知之者曰汪某文士不意其長吏事如此再遷戶部主事時設左右餉司琬官左司堂官命兼攝十四司兵餉尚書王公弘祚雅器重之用才能出視西新倉得羨金上之朝使竣以疾請告歸琬力學於書無所不闕而尤邃於六經其為文出入廬陵震川閒務疏通經傳闡身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見重於世既歸屏居堯峰麓益讀書事著述晝夜手一編呶唔如諸生時自從游弟子外即方面大吏躬造請罕見其面以是望逾起

汪鈍翁本傳

今上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辭大臣交章薦徵詣闕御試體仁閣下

上親署名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命纂修明史琬入史館僅六十日譔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總裁者難之琬力請不已後年餘竟予告歸歸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年終不復言出矣甲子冬

聖駕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恭迎河干

上獨顧問琬良久徹御前餅餌二盤以賜還次無錫駐蹕惠山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苑文名甚著近又聞

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特賜御書一軸已再巡幸

蘇命鴻臚寺官召見行在又賜御廚供饌及果品時論榮之其明年冬邁疾卒年六十有七琬性弁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議論大聲頰發赤日光炯炯雖詩文小得失不冝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嫚罵人然坦率胸無城府遇其服善處不難首俛至地喜獎借後進片語之佳稱揚不容口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大指如此通籍三十餘年家食幾二十年杜請謁絕苞苴敦儉素其難進易退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所著鈍翁前後類彙續彙凡若干卷歿之前三月合諸彙手自剛定益以晚年所作曰堯峰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以謂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於

汪鈍翁本傳

文世以爲知言云商丘宋犖譔

汪鈍翁文鈔目錄

商丘 宋 犖 選

鹽官 許汝霖

毗陵 邵長蘅 訂
商丘 宋 至

第一卷

論八首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春秋論二 平王

春秋論三 趙盾一

春秋論四 趙盾二

兵論

降將論

名論

易乾之九四論

說議五首

改過說 井序

交道說

北城募棺說

文說示門人

汪鈍翁文鈔目錄

復讎議 井序

碑七首

新修至德廟碑

陳文莊公祠堂碑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敕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睢州節烈祠碑

第二卷

誌銘九首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墓誌

銘

布政使司參政丘公墓誌銘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

級方公墓誌銘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墓誌銘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臨穎知縣吳君墓誌銘

第三卷

誌銘十一首

貞憲先生墓誌銘

侯記原墓誌銘

汪純翁文鈔目錄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金孝章墓誌銘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金府君墓誌銘

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葛府君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朱翁墓誌銘

第四卷

誌銘七首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李母常孺人墓誌

敕贈喬母潘孺人墓誌銘

李母顧孺人墓誌銘

孝貞女墓誌銘

誥封王母張宜人墓誌銘

閔宜人墓誌銘

墓表六首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使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

公墓表

陳處士墓表

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天岳山人墓表

鄉飲賓邵公墓表

烈婦周氏墓表

第五卷

記二十四首

大通橋分司壁記

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容安軒記

汪鈍翁文鈔目錄

三

讀書齋記

緩齋記

哲次齋記

許氏思子亭記

堯峰山莊記

茗草書屋記

三衢文會記

伐楊柳記

寶翰堂記

御書閣記

草庭記

履研齋記

蘭室記

姜氏藝圃記

石鵞山房記

南坨草堂記

遊京師郭南廢園記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遊馬駕山記

遊姑蘇臺記

第六卷

序二十七首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釋震公歸華頂峰序

送宋牧仲權贛州關詩序

贈翁君序 遠志之苗序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重訂韻補序 說鈴小序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校正東都事略前序

安南日記序 讀書正譌序

詩說序 代青陽館規序

代洪氏族譜序 休寧張氏世譜序

沙氏族譜序 汪氏族譜序

族譜後序 重刻高子遺書後序

汪勉翁文鈔目錄 四

具區志序 吳逸民傳序

篆隸考異序 皇清詩選序

第七卷

序二十三首

砥齋集序 物外閒吟序

洮浦集序 徐圃臣集序

王貽上詩集序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識小錄序 灌園詩後序

計甫草中州集序 湘中草序

苑西集序 使琉球錄序

襲紫樓文集序 願息齋集序

春草軒小彙序 張青瑠詩集序

綿津山人詩集序

拾瑤錄序

緯蕭集序

來虞先生年譜後序

寓廬十咏後序

擬明史列傳自序

參同契衍義序

壽序四首

劉敘寰六十壽序

趙孟遷七十壽序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第八卷

書十七首

與曹木欣先生書

與周處士書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汪鈍翁文鈔目錄

五

荅王進士書

與王處士書

荅陳藹公論文書一

荅陳藹公書二

與王敬哉先生書

荅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與梁曰緝論類彙書

與友人論葬服書

荅或人論祥禫書

與參議施先生書

荅顧寧人先生書

荅吳秀才書

行狀一首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行狀

第九卷

傳十四首

乙邦才傳

劉公惟中傳

邵宗元傳

江天一傳

彭公子篋傳

節孝王先生傳

御史王公傳 并贊

華鳳超先生傳

前禮部主事王先生小傳

王文肅公傳

張贈公小傳

宋烈女傳

王烈女傳

金節婦傳

第十卷

書事四首

書沈通明事

曹孝子事略

黃孝子事略

顏中和事略

贊頌四首

陶淵明像贊 并序

杜少陵像贊 并序

汪鈍翁文鈔目錄

六

程周量像贊 并序

睢州湯烈婦旌門頌 并序

題跋二十四首

題致富書

題淵明集

題小兒語

題平母節略卷

題使琉球記

題萬里紀程

題時御史西臺奏議後

題容安軒記

題楊忠愍壽徐少湖文臺後

題壯悔堂文集

跋蘇文忠黃州謝表真蹟

跋孝經易知

跋漢書揚雄傳

跋邵堯夫先天圖

跋宣和畫譜

跋高似孫子略

跋家禮

跋文氏葬錄

跋茅鹿門手蹟

跋周氏血書貼黃

跋劔閣圖

跋來虞先生手蹟

跋石交紀牘

跋詩問

祭文哀辭四首

祭季給事文

祭仲弟措九文

鍾廣漢哀辭 并序

族子處默哀辭 并序

第十一卷

擬明史列傳一

郭子興傳

陳友諒傳 并論

張士誠傳 并論

方谷珍傳 并論

李文忠傳 并論

沐英傳 并論

陳有定傳 并論

張赫傳 并論

汪鈍翁文鈔目錄

七

孫炎傳 并論

宋濂傳 附燧并論

楊維禎傳

宋克傳

鄭湜傳

張籌傳

李仕魯傳 并論

第十二卷

擬明史列傳二

毛澄傳論

汪俊傳

何孟春傳

鄒守益傳

舒芬傳

楊言傳 附陳察

薛蕙傳 并論

汪應軫傳

王思傳 附張曰翰張潔

邵經邦傳

文徵明傳

唐寅傳

周宗建傳
衛景瑗傳

周順昌傳
黃淳耀傳

江鈍翁文鈔目錄終

江鈍翁文鈔目錄

八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及其繼室則衆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贈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蒙此禮而聲子皆不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啓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蓋仲子固家之妒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爲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一

而杜其爲不肖之計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爲其母贈歿則爲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爲之立宮是三者皆越禮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爲之彼爲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勢日橫其謀日深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間思挾之以覲覲富貴者亦日衆而其人遂不可制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篡弑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爲之漸哉今夫豢猛獸者非能狎而翫之也惟弔諸檻阱而稍飼以梁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爲也苟一旦盡去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爲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爲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爲

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昔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爲良相而成王爲賢君嗟乎使隱公而非攝隱公而果爲攝也其亦未聞周公之道也夫

春秋論二 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爲長者矣使不幸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笞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奉幼弟之母以擬其兄豈非聖人之所深惡哉孔穎達者儒之穴末無當者也其論歸賵曰隱公立桓公爲太子其母得爲夫人故賵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二

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隱公旣以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爲太子者也然則穎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賵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母子者其助桓公以偏隱公爲己甚故聖人貶之穎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賵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哉有難者曰改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爲太子矣故謂桓公爲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爲隱公之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爲天王之賵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宋相怨而輸平者一爲會者二意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隱公深爲之不平而欲稍洩其怨以孤桓公之羽翼與唐乾寧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珙瑤爭河中珂求婚於李克用克用爲之上請

於是珂遂定河中而珙瑤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畧相類吾甚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爲篡弑者如此也故并論之

春秋論三 趙盾一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尸臯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爲弑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子嘗畧考史書所載篡國之臣若趙高之弑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弑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弑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弑昭帝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爲篡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爲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三

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臯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弑何也子更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旣弑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旣弑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篡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臯故使人臣無弑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四 趙盾二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鬪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弑其君尸臯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鬪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旣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爲戰而勝則橫挑彊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要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少斂其鋒彊抑其陰鷲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四

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旣而果不爲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蓋卽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臯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臯而異其罰豈足爲春秋之法耶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旣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爲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畧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

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搖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鬪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穀不從鄆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爲禍不勝亦爲禍前世亂亡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畧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間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黃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而得禍者也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爲姚萇所殺隋煬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元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敝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勢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廝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爲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爲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亡一也漢高帝不取尉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

之也愈遲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閒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瘡痍爲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病不在四肢而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降將論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而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經畫其土地明去其爲亂之資而陰剿其爲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衆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昔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旣降唐矣而代宗授以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六

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旣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浸淫及於弑君而夸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非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苟一時之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爲駕馭之術則彼雖欲魚然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縛之如狔犢耳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爲暴辟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保其垂首貼尾終身不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昔劉盆子率其衆降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夫以盆子宗室之胄乘閒起義本非光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宜有爵賞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

如此則駕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不疑李愬降李祐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攸李祐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卽其冗職未嘗有腹心羽翼之寄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舉三人之事望之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爲計亦左矣善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爲後世鑒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七

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

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視面以媮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閒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鏃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易乾之九四論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八

周易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王弼曰九四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此進退無常之時也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弼又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故无咎也夫前此九三爲下卦之上雖處下體之極然於九五之大人猶未偏也至於九四離下體入上體其距九五一間爾蓋已駸駸有偏上之嫌矣以人事言之九五之大人旣爲君位則九三之君子當爲卿大夫之位九四居其閒上不下下無所可擬求之於古若文王之在西土伊尹周公之在商周皆足當之何也文王則嫌於偏紂伊尹周公則嫌於偏太甲成王也然而經於九

三猶爲憂懼警誡之詞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有
偏上之嫌而聖人顧但舉其象若一無所告戒者何也豈據
是位者皆可傲焉自肆而自謂无咎乎夫以文王之德猶受
讒崇伯而不免於羸里以周公之才猶見疑召公管蔡而不
免於居東使非文王周公而倖據是位則其咎之不能无也
審矣聖人之作經也其詞深微而簡奧所謂或躍在淵者欲
躍於天而不可欲潛於淵而不能進退失所可謂危疑之甚
者也聖人以爲九四之危疑如此當不竢警誡而後憂懼又
以爲乾乾惕厲之詞已見於前九三旣然則九四不問可知
此固經之微意也善乎王氏推言之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
夫公之一言豈非九四之善道而伊尹周公之所以得延其
世者與吾又嘗考之昔霍子孟之受知孝武也以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夫亦庶幾无咎矣旣而磔上官父子殺燕王旦廢
昌邑王弑許后於是恣其驕子悍妻而不知憂懼警誡遂奪
其族此皆不公之禍也嗟乎子孟雖不及周公而後之論者
猶推原其本心至今稱之爲賢顧身歿未幾竟以不公致禍
則由其所據者卽九四偏上之位也然則世有卿大夫者不
幸而據是位其亦幸而思王氏之格言鑒子孟之覆轍知有
憂懼警誡則雖欲進而猶可以无咎也夫

說議

改過說并序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爲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爲剛爲柔剛柔互居
其位而後吉亨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

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爲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畫之所爲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爲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他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士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爲則將氾濫四出而無所底止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一

天下之人嘗忽之未潰之時而欲救之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爲善改過者矣

交道說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夫子張之說與子夏相成者也非相倍者也子張之所謂賢者善者卽子夏之所謂可也其所謂衆者不能者非子夏之所謂不可也何則衆可容也不肖可容乎不能可矜也不善者亦可矜乎夫君子小人之相左也殆不啻火之於水白之於黑也君子疎而小人密君子信而小人詐君子嚴氣正性有不可犯之色而小人每陽爲柔和以陰行其險破其勢不能合而其情不能通也果欲兼容併包調停

乎其間則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君子必見屏弃於門牆而小人必被親暱於戶闥之間矣自古論交之道未有雜出於君子小人而能相與無間者是故二子之說猶不如孔子之言之善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夫不如己者非其人盡不肖也殆亦衆與不能之流矣然且戒其爲友又況便辟柔佞之小人顧可與之酬酢往返使得參與君子之列乎然則大易之言包荒得尚於中行何也曰此聖人所以化小人者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苟未至於聖人而欲行之其不爲小人所用而敗壞國家者幾希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爲周之民者其死也宜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顧猶有蜡氏掌除骹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十一

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未有是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爲是深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旣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踣魂栖於草露遺骸盡於鳶螳小者爲憐大者爲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 本朝仍前明之制尤加意於殮獨栖流有所義塚有地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地予蒞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爲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卽周禮置楬之義也會子奉巡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暴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華子鑽長華子遂偕其友何子莛音查

子王望傅子雨臣率金以助旣訖事予思推而廣之蓋先王之政誠善矣墓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蜡氏族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酖置棺掩骼埋胔然予猶不能無疑也使置揭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旣已爲骼爲酖矣而官始爲之掩埋盍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酖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葬也子其若之何嗟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骼者酖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蜡氏之專職而乃惘惘焉務爲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誚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爲隱心動色者也願相與勉之而已

文說示門人

汪勉翁文鈔卷之一

十一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頽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顛倒諄謬亂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時而後生爲文往往昧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囂然自命作者嗟乎人文與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兩月竝見日中見斗又令山湧川鬪挑冬花李冬實夫豈不震耀耳目超於常見習聞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經史書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變然則今之作者專主於新奇可喜尙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僕竊憂之而一二小子輩方且詆僕言爲老狂故不敢以告他人所願諸同志戒之而已其有及僕之門而志或不同者僕亦不敢以告也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臯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讎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卽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旣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十一

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臯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爲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邪議者曰潮兒旣欲復讎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心不得不乘閒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閒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臯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臯亦止於

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讎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臯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碑

汪純翁文鈔卷之一

古

新修至德廟碑

闔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蓋吳越武肅王時始度地創置於此宋元祐閒賜廟額曰至德崇寧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修葺者屢矣旣入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國家令甲餘悉不暇誰何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涖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祠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不足則捐俸金若干兩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干兩且遣縣丞塗某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閣修拱危垣文陛丹堊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遂以六月之朔齋祓率諸

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衆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勾吳之爲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我秦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爲治而二千餘祀之閒文教由是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倣之尚氣鬪很舞劒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帶文章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旣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爲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鄙耕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旣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

正統會文少卷之一

三

於是父子相譏婦姑相詆伯仲相鬪及其甚也獄訟縣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與此我公下車以來所爲日夜有感於吳人者也公蒞政未朞亦旣鋤豪彊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爲吳人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然而悔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矣琬願偕吾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弟子可也衆皆曰善旣退公以書抵堯峰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因并書前言以復公云公諱某字某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某官擢今官章君諱某字某順天宛平人由某官擢今官於例當附書

前明南京國子祭酒贈詹事陳文莊公之歿也是爲崇禎七年閏十年其長君濟生獻公所著書於朝始予贈諡追錄其子一人又一年爲弘光元年復許建專祠以祀於是偕其弟濟楨卜地建祠於府治臥龍街關壯繆廟之右歲月且久有司時節往祀輒歎其密邇市闌湫隘不足以稱也乃謀遷於虎丘得民居若干楹閒而更新之門廡壯麗堂寢崇閣其旁則餽食有所庖湑有廬又其旁則有廩有倉凡文莊公所置贍族義田若干頃及祭田若干畝其所得歲租悉出納於此蓋其地山川之雄秀林陸之亢爽煙雲竹木之靚深實稱神明所栖非故祠比工已告成次君濟楨復聚族謀曰維茲麗牲之碑闕焉無辭以刻非所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來謁某爲文某自惟鄉曲晚進未及登公之堂而受其學顧少而

嘗從兩公子遊儻復掛名碑尾附公以不朽固素願也遂不敢禮辭謹按劉念臺黃石齋兩先生所撰文莊公家傳備言公之在熹宗末也以講官負重望會逆關魏忠賢父子冒功求給鐵券公當草誥辭忠賢屢遣使趣公公奮曰首可斷誥不可草由是觸忠賢怒與妖人孫文牙獄牽連及公竟削籍以歸數陽言欲殺公愷而得免嗟乎開觀史所載宦官之禍無世蔑有殆未有如漢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漢之亡也以十常侍唐之亡也以北司是直宦官與士大夫爲難耳前明則不然君子小人雜然竝立於朝日夜用門戶相傾軋而小人遂借刃於宦官以戕君子此其過在士大夫非專屬諸宦官也當是之時吾郡被禍最酷不幸而死則有周忠介忠毅兩公幸而生則有公與文文肅姚文毅三公夫兩周公之

死非輕生也公與文姚之生非避死也皆天也天之死兩周公所以伸忠臣之節也其生公與文姚諸賢者所以養直臣之氣也假令諸賢悉畢命於銀鐙桁楊之下則國無人焉吾見夫覲顏蒙面絕無顧恤嗚九千歲之不已必至於九錫策九錫之不已必至於勸進亦何所畏忌而弗敢爲耶此公與諸賢之幸存係於前明宗社非小也某故曰天也由今思之向之號爲義子義孫者其威福勢燄非不盛且熾也曾幾何時而俱歸於澌盡泯滅雖下訖於婦人豎子亦往往戟手恣口指斥其姓氏以爲詬厲而公與諸賢獨名在天壤能使言之者太息聞之者興起然則君子小人其獲報於天者又孰爲愈哉今且距公之歿踰五十年矣四方士庶往來虎丘者登其祠而拜瞻其祏主有不歆獻俛仰想見公之風聲氣烈徘徊不去者乎吾知其必無是也祠成於康熙十九年又三年某始爲之文至若公之述作已行於時其家世生卒之詳已見於劉黃兩先生所撰者槩不復詮次云公諱仁錫字明卿世居長洲天啓壬戌科進士第三人由編修歷官南祭酒別自號芝臺學者稱芝臺先生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康熙二十有二年吳中士民合辭言於長吳兩縣官曰故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某之治吳也以勤涖官以方廉倡寮吏以嚴毅約束胥吏而以慈愛拊循閭閻諸士庶惠威並著有年於此最後奉檄采木義興深入山阻衝冒雪霜不幸蒙疾物故訖今殆六閱寒暑矣而民間猶謳吟尸祝如公之存實舍古者死勤事有功德之義雖已祭於學宮未足爲公

報也請遂度地徇爲專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世言者後先凡數十輩縣用其言上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余公公慎重祀典再下所司核故例旣而訖如士民之請衆遂踊躍僉命相率置地虎丘之麓工不待鳩財不待募未數月而遽潰於成升主之日士民胥大和會俎豆旣設笙歌旣登蹲踞肅肅儼公在堂事竣而退各少休於庭庶顧瞻麗牲之石慨其不當無文且曰如是則猶未足以報公也復相率詣予乞其辭予不暇以爲則公之子辰又繼以請蓋予嘗誌公墓所述事行備矣大約謂吳民自入本朝以來旱潦螽螟盜賊疾疫之虞歲不絕告閭閻之間蕭然愁歎彼爲大吏者曾不知安養而噢咻之民是以益困惟公正身率物用能順民之欲偕與休息故輿望悉歸於公考諸西漢循吏如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由公絜之信無媿焉宜乎其血食茲土也乃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歌此以慰公於幽冥而疇士民謳思者之望云其辭曰

丘有林兮森菲菲復有泉兮涵文漪神來兮何遲雲爲輪兮
廳駕之林泉佳兮是栖是依擊鼓兮吹笙薦桂醴兮蕤之
羹神恟怙兮來下弭鸞節兮偃霓旌飲且食兮斯告馨颺
舉兮雲翔曷不少畱兮茲堂神之去兮旁皇生撫我兮歿又
降康惠士女兮時雨暘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前明福建參議范公旣解雲南組綬退居里中惟用文章翰墨倡率後進享有林泉之樂從容壽考殆三十有八年其平時尤工書法遠近購其書者雖寸縑尺幅悉藏弄以爲珍翫

與華亭董文敏公齊名蓋百餘年來吳士大夫以風流蘊藉稱者首推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其後則文徵仲待詔繼之最後公又繼之逮公物故而先哲之遺風餘韻盡矣琬不及從公遊幸得偕公子簡討君同官於朝君出其所撰事狀以公墓道之文來屬故敢攷琬嘗所誦說者爲書首按狀公諱允臨字長倩別自號長白宋參知政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以諱汝信者爲曾大父贈太僕卿諱啓暉者爲大父由進士歷官光祿少卿諱惟丕者則公之考也先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間太僕公徙家華亭及公貴而始復故公爲吳人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郎中俱在南京出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遷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未至任而歸公自少才識通敏取爲章句之學

汪能翁天鈔卷之一

元

盛年仕宦奮欲以功名自效其在雲南也值鳳克亂臨安諸州縣殘破以十數猝圍會城巡撫陳公獨器公任以城守事時將吏已列戍外地賊攻城急旌旗刀槊皆不及設守堦者居民耳公禦之百端凡閱數晝夜城卒得藉以完及賊遯走東川有以克首獻者公爭曰僞也衆不之信尋生獲克於安南界上獻俘京師其露布文則公作也先是教化三部人相讎殺廣南酋儂應祖者自稱智高後志不軌陰闖三部釁密趨召安南兵取其地自益安南酋武德成兵最彊素雠視諸部遂擁兵象號十萬攻臨安教化八砦三長官司悉爲蹂躪上官屢諭不聽會城大震在事文武集議公昌言交人入內地勢不得久宜會諸部併力急擊時武酋已僭號諸賊帥亦皆僞署王公矣氣汰甚度諸部未可猝定允豫且去我師乘

之遂大敗俘斬僞王公以下以數百計武酋由是遂衰皆公之謀也幕府方上功次會陳公被逮代者忌公遂不復錄及遷福建忌公者猶不置且受中朝要人指竟中以考功法例當貶秩於是公歸而築室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觴咏討論泉石數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遨遊山水間稍閒則簾閣據几命筆揮灑以應遠近諸購者訖不復措意功名矣東方漸用兵有欲奏起公者公力謝不應也其後時論浸異國是益以敗壞中朝諸賢罹黨禍者相望公歎曰吾懂而得免所幸者知幾耳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壽八十有四配徐宜人太僕少卿諱泰時女也雅工於詩偕公倡和甚夥前公二十四年卒繼仲恭人後十六年卒男子子一卽簡討君也初名雲威易必英順治十四年舉人以召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三

試授今官女子子二長瑩適編修沈某次瑤適國子生楊某孫男三孫女五先是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延至明之中世僅存三分之一顧又困於賦重歲所入不足以支幾盡廢矣公別捐膏腴十頃佐其入然後有羨粟以及族人其田卒得不廢旣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命從孫能先主其喪簡討君旣生復還能先而終身待之如子吳人咸以爲難宜人與恭人後先持家俱嚴重有法其賢畧相當恭人嫠居教簡討君尤力故能延納良賓師以底於成康熙某年月日葬公清流山之祖塋遷宜人及恭人匱以祔公之卒也簡討君年甫十一故其襄事也晚嘗泣語琬曰過時而不葬春秋謂之慢葬孤非敢慢也承先恭人治命蓋有待也簡討君博雅善屬文所撰狀中敘公雲南事雄麗

典核深得子長孟堅遺意琬無以加也於是悉仍其語稍詮次之而系以銘曰

天平嵯峨森然萬石維范之先實託幽宅鍾靈我公高第纘家維人之傑維邦之華滇南荒服往秉學政旣以文育亦以武令厥功煒矣顧邁厚誣公則遂矣如國是何公在天平於焉遊樂筆墨所濡潤及丘壑公在天平有書有詩詩書之澤後人之遺瞻彼清流與天平邇後人思公公不復起桓桓豐碑樹於墓門徵是深刻如公永存

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韓君誦先旣歿之十有九年其子慕廬先生以會試第一人入對殿廷復賜第一四方士大夫咸歎異以爲盛事實吳中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君骭髀抑鬱之志誠於地上者始得以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三

次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蓋君自少爲名諸生記問淹博行文未嘗屬草默而好深潛之思逮其下筆鉤幽剔微悉非他人所到吾黨同研席者往往傳寫諷誦愧其不及也每試輒冠儕偶而屢阨於省闈最後從闈中出卽病越明年春而沒瀕沒猶口占五言古詩一章述己志以助其子及慕廬先生旣貴贈君翰林院修撰配周繼顧皆贈安人然後君之志始少慰曩弟凡兩人而君庶且幼其生母陳太夫人之卒也請於伯兄乞耐其棺父墓伯兄業許之矣旣引而復執不可遂弗克葬爲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楚病方革伯兄與訣曰吾知若志矣當葬若母如故約君不能興猶流涕叩首枕上以謝然亦竟弗克葬也康熙十八年慕廬先生請告南還始誼日穿穴告君於殯所而大葬陳太夫人

遠近白衣冠執紼者數千人父老觀者填塞衢巷俱嘖嘖稱羨然後君之志始大慰予故曰詘於地上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誦先字也諱勳別自號幼徽其先自鳳陽徙長洲有贈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諱宗道者君高祖也曾祖世賢太醫院醫士祖諱逢隆考諱治萬曆中舉人歷官雲和黃巖兩縣知縣以廉能稱君甫冠而黃巖公卒於任扶喪數千里沿路賻遺一無所受以毀瘡故遂患咯血終其身君爲人沉靜有識其孝友敦厚蓋出於天性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者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己子先是周安人來歸資遣加盛歿而君籍奩具封鑄維謹外姑老而貧悉以還之曰此固姑家物也發封所值逾千金以上親故由是心服吳中故有大役曰首名受役者率至破家君田不及伯兄而兄卸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五

其役於君君受不辭盡哀所有以聽伯兄之命後先費至不貲家遂大困所餘敝書數籠老屋數間而已君脫身攜慕廬先生讀書吳山中菜羹糲飯日益不給而蕭然自得絕無後微憾也甫臥病卽取伯兄所徵役費諸手書及親故語君役事被禍本末舉焚棄之已復謂慕廬先生恐女曹異時見之或有他言致傷我兄弟好耳其用意周密如此享年四十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兩安人皆有賢行周安人前君十年卒顧安人後六年卒子男二長照夔次莢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學者所稱慕廬先生也皆周安人出孫男三女二慕廬先生旣葬陳太夫人因卜葬君暨兩安人於吳縣穹窿山之陽屬予文其隧道之石予在翰林於慕廬先生爲後進而其少也實嘗與君定交以是知之頗深旣慨然傷君之不偶而又幸

先生之大顯其親有以慰君素志也乃爲敘之如此且作銘
曰
節彼穹窿宰木森然維君德人幽宮寓焉積之也深闕之也
久旣久旣深其發也驟曰君有子升於 帝廷 帝寵游加
孰能與京君靈榮矣君志遂矣君今安栖穹窿之陟矣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其先
周公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爲楚所滅而子孫適他方者遂
以國爲氏自漢兗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聞於世而詡之
孫橫復以大將軍征赤眉封遂適侯其子發州刺史澄又封
正鄉亭侯始居陽羨歷唐宋顯者不絕或分徙丹陽金壇故
公爲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
進士爲台州推官七年甫行取而值弘光帝南渡是秋爲兵
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亡矣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三

王師入江寧公棄其官閒行歸鄉里久之經畧洪文襄公薦
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
分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百
家神仙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強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舉
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他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
者悉以屬公其爲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
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爲海盜者十三人數搆諸府縣事
所釐革蠹弊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衆心沂
州北接龜蒙鳧繹諸山而所轄又兼泰安號爲盜數羣盜踞
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

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雙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次散去盜魁蔡乃憩等屢為沂惠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之誑誤者無算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彊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深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家以至為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贖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奈何以官帑入私橐耶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是公之棄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為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之族子無賴者因與之通盡劫取太公家財而斥公為逃官將甘

汪純翁文鈔卷之一

吾

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奈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彊往見文襄公於江寧文襄公素聞公名為歷敘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竟東不數月即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次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蓋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既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彊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贖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雜說合為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弘文院修

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其後遂爲例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間衰敝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願避繳弋維忠與孝黽勉一出晉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遊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爲之徵公則有後

睢州節烈祠碑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蓋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

江鈍翁文鈔卷之一

五

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躓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爲 皇清順

沿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曄建祠
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
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
聞有是 命咸謹嘑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
戴君斌顧瞻裴回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厲
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
遷焉卽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旁
眡牲有所庖湑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訖工顏其南榮
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畚埽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
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
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旣伐旣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
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驚下固

汪鉞翁文鈔卷之一

三六

讓不獲命始覲顏執筆爲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
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
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
餘載卒能躬蹈白刃忼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
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
秋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
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撰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
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
均弗撓弗汚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誅
於利倪首曲膝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
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邁時艱危舍生赴死

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詔有氣如虹寧碎我首寧搥我胷冑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人遺爽不歿凡厥忘辰陰氛四塞颺馳雨擊陟降怳惚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閣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候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終

